

凌宏亿 / 著

作家出版社

路上有
你

凌宏亿 / 著

路上有 你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路上有你 / 凌宏亿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063-7399-9

I. ①路… II. ①凌…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567 号

路上有你

作 者: 凌宏亿

责任编辑: 翟婧婧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23.5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7399-9

定 价: 6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深秋的一场夜雨，洗落了漫天飘浮浑浊的尘埃，大地显得格外清新。坐落在城郊外的凤凰山庄更是显得恬静、幽雅。这是一处颇具欧洲风情格调的高档住宅建筑群小区，位于省城的西北角，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坐北朝南，北高南低依次缓缓傍水而延去，从远处望去其轮廓恰像一张太师椅；北面的山坡长满了挺拔参天的枫树、松树、樟树等乔木，虬枝繁茂、郁郁葱葱、遮天蔽日。而东西两侧的山脊和山坡上则是清一色的毛竹。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灵动飘逸。一幢幢别墅错落有致地嵌在竹林深处，山风吹过，竹林摇曳，竹林随风此起彼伏卷起阵阵林涛，竹海中的房屋时隐时现更添了几许妖冶。从北面飞流而下，几经跌宕的山泉瀑布顺着山势慢慢平缓而渐渐汇成一股弯弯曲曲的小溪，像一位羞涩的少女，时而藏在房前屋后，时而又躲在灌木柳条旁，最后姗姗来到岸边的芦苇草丛里羞答答流进湖里。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东边天际已布满了绚丽的朝霞，一轮耀眼的红日从山脊背后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山脚下颇大的湖面上仿佛被抹上了一层薄薄的金液，在阳光的照射下宛如一面巨大的古铜镜。高山、流云、树林、建筑的倒影似乎都可在这面铜镜里依稀可辨。

昨天，刚刚住进五号别墅的大海（大海本姓秦，因秦和穷谐音，为了忌讳这个穷字，大家干脆去其姓，直呼其名）不知道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有起床。按以往的惯例应该晨练都结束了，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大海从睡梦中惊醒。敲门的不是别人，就是这幢别墅的主人子柏先生。大海披着睡袍，揉着睡眠惺忪的眼睛，嘴里不满地咕嘟道：“子柏，着火啦？我难得睡个懒觉却被你这家伙给搅了。”

大海无奈地拉开门。子柏更是大大咧咧嚷道：“哥，现在几点？已经九点多钟了，还不想起来呀？”说罢，随即将庞大的身躯一屁股扎进了卧室宽大的真皮沙发里，顺手一扬，把一大串钥匙扔在桌上。这时子柏则小声说：“哥，房的钥匙全在这里，早点在饭厅正热着呢，我得马上赶到机场去。”稍顿片刻，子柏似乎改用讨好的口吻说：“哥，我再一次征求你的意见，我姐在那边初选好的三处住宅，你可要尽快定夺呀，我这次飞过去给你办妥拉倒。”

“子柏，我看这样吧。”大海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你到那边以后把这三处住宅的周边环境情况作个利弊分析，再搞个比选方案出来，供我和你姐作选择吧，当然主要还是以你姐子涵的意见为上。”

“哟！哥，你可真会折腾人呀！贼心不死，三句话不离本行，用得着像你搞工程建设那套程序吗？有这个必要吗？真的至于吗？”子柏急得一下子站了起来，带着几分嘲讽的口吻调侃道，“好了，

哥，就按照你的意见坚决贯彻落实，行了吧？我得马上去机场。”子柏走的时候和来的时候一样急促，一转眼就已走出了过道，一会儿就听见汽车引擎的声音。

子柏走了以后，大海再也无心恋床了。他迅速拉开窗帘，推开窗户，顿时整个卧室灌满了阳光，非常亮堂。凉爽的秋风徐徐袭来，墙角边上的几棵桂花残存的淡淡余香也乘机偷偷溜了进来，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淡雅的清馨，沁入心扉，令人心旷神怡。大海的心情忽然豁达起来。他一边吹着当年在部队惯用的行进曲口哨，一边手脚麻利地穿衣叠被，洗漱剃须。其动作的协调连贯敏捷性丝毫不减当年，三下五除二就收拾妥当，且像年轻小伙子似的连蹦带跳跑到楼下饭厅吃早点去了。

大海做梦也未曾想到自己这一生还会有机会住进这么高档豪华，甚至可以说很奢侈的住宅。据说这里的住宅是专门为外商、外企老板、高管以及他们的眷属憩息而开发建造的，其房价高得吓人。又有人说这里的房价每平方米至少在二万五千元以上，更有甚者说购买这里的一处住宅竟要近三千万元，因此能住进这里的皆是大富大贵之人。能说会道、巧言善辩的风水大师则胡言什么“地下看陕西，地面看山西，风水看中西，而中西看凤凰也；其高贵难觅，天上人间，可见一斑”。大海似乎对这些不怎么感兴趣，但作为一个学建筑工程专业的人，他觉得建筑与周边环境是密切相关的，对此必须有很深的认识。大海的专业是公路桥梁隧道工程专业，却与建筑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始终对建筑美学这门相关学科情有独钟，并结下了不解之缘。偶尔有点空闲时间，也会班门弄斧到野外涂鸦几张建筑素描回来，当然，就水平而言充其量也仅供自己孤芳自赏而已。

建筑被人们赞誉为凝固的音乐。一幢大楼，一座大桥，一座隧道，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从选址、建筑体量、平立面布置、建筑风格到光影色彩等，都必须与周边的环境相协调、匹配和谐，浑然一体，自然天成，以体现建筑给人的独特美感。这也许就是人们所说的风水吧，起码大海是这样认为的。出于职业的习惯和敏感，大海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要静静地观摩品析。大海昨天傍晚时分才匆忙住进来，无暇顾及这里的周边环境和品赏这些欧派建筑群。今天倒是有足够的时间来品味鉴赏。大海端坐在翠竹环绕的石凳上，石桌上泡了一壶上等的大红袍，大海嘴上叼着香烟，柔软妖烧的烟雾一丝一丝在他眼前飘散，颇有几分古代竹林贤士之韵味遗风。他时而翘首凝视，时而低头皱眉，脑袋一会儿侧左一会儿偏右。此时此刻，他完全陶醉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中。

严格准确地说，大海居住的五号别墅是一处典型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寓所。房基平面设计根据山势地形布置成一把角尺形，依山的东边为短矩形，而背靠的北面为长矩形；在立面的设计上重点突出整体的层次感和空间表情，充分体现层级分明的规划设计理念。短矩形方由北向南，北高南低依次层级方式排布；而长矩形方则从东至西依次层级方式排布。高低错落有致，非常符合人的空间尺度感。二楼沿墙设计的阳台可一览无遗将周边景色尽收眼底，更独具匠心的是，设计师将傍山而过的小溪纳入了户前庭院的规划设计中。即将西侧小溪水面与东侧自然地面之间的高差顺着山形的自然弯曲调平一致，而调平一致的庭院地面的装饰也别具一格，东侧的地面镶嵌的全是清一色的鹅黄天然砾石；而西侧的悬空区域则铺的是间隙能见脚下小溪的赭色方木条，从高处往下俯视恰似中国的太极图案，于是无意间又融入了中国文化元素；庭院的围栏是做工精

良的铁艺，铁艺上面爬满常青藤，又像是一道绿色的篱笆墙；红色的坡屋顶在艳阳的照射下更显色彩明快艳丽，墨绿色的爬山虎在白色的墙面上争先恐后往上蹿，有的已伸入到顶楼的窗台上了。大海一边赞叹设计师的高明，一边又暗暗佩服子柏这个学国际贸易的外行竟能慧眼识珠选中此处住宅。

说起与子柏、子涵以及他们家的相遇、相识是颇有戏剧性的。那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了。大海品着茶，对往事追忆的思绪随着香烟的静静燃烧慢慢地回到了那岁月早已飘远的年代。

大海出生在中西省的中部平原，那是一个名人荟萃、人杰地灵、物华天宝的地方。古代、近代，甚至当代曾出了众多对中国历史有着重要影响的显赫人物，从古至今还流传着“一门三进士，五里一状元，隔河两宰相”的赞誉民谣。由此可见，此地积淀了多少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大海一直为自己有幸出生在这个地方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大海的家乡是一个临江伴湖的美丽村庄。被誉为中西省母亲河的源江从村里流过，沿江岸堤水边长满了婆婆娑娑的杨柳，杨柳枝条流畅，舒展飘逸，更添几分江南水乡的妩媚和灵气。夹在其间的一簇簇、一丛丛万竹更是枝繁叶茂，青翠欲滴，争相拔高。远远望去，犹如一道厚厚的绿色屏障。在村子的北面有一个与源江相连的季节性湖泊，方圆有二十多平方公里，湖水随着源江的起起落落而变化。大海居住的村庄就坐落在源江与湖的夹角处，由于处在特定的地理位置，故取名叫湖江村。湖江村是一个具有江南水乡风格的村落，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都栽有一簇簇桂竹、斑竹或万竹；院落里，墙角上多半种几棵桂花树，而道路两旁都以种植樟树为主。村里面稍大的空地都是不知多少年前栽的参天大榕树，像一把把巨大

的绿伞，长年默默地庇护下面的院院落落。

岁月在这块古老的红土地上悄然流逝，大海在贫困中长到了十七岁。那一年，刚好为公元一九七〇年。大海清楚地记得与他们相遇在那年雁叫霜晨月的初冬时节。

初冬的太阳，冲破了薄薄的雾纱，终于慢慢地爬了上来。湖江生产队和普天下的农民一样遵循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传统劳作习惯。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生产队的任务是在离村二三里外的湖边挖收红薯。这二百多亩的一大片红薯地事实上是湖江村集体自留地，是老队长冒着危险带领全队社员偷偷地将湖边湿地浅滩围湖造田改良过来的，一直隐瞒未报，严格说属于黑地。正是这片黑地每年几乎能解决全村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口粮。

日上中天，上午收工的时间到了。按照以往的惯例，生产队在收割花生、红薯、甘蔗等农作物时，从中午收工直至下午两点多钟再次上工这段时间内必须留人看守以防他人偷盗。每当这时，大海总会第一个主动要求留下担当此任。第一可以作为加班增计两个工分；其次，他也刚好利用这个时候多看一点书。大海每次上工都要带上书本，这是他自一九六八年中学毕业回乡务农养成的习惯。今天他留下来，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那就是他想利用这个空档时间去偷附近的“五七干校”墙报上张贴的文章。大海不知道也不太清楚这所干校是省城哪个系统哪个部门办的，听说有不少大学教授、大艺术家、医院大夫。因为干校毗邻湖江村地域，且主要从事养牛、养猪、养鱼、养鸡、养鸭等养殖业，一般不会与当地因争田地、抢水灌溉等纠纷产生摩擦。几年相处，倒也相安无事。大海农闲时，有事无事也会去里面溜达溜达。这一溜达可不得了，真叫他

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了。因为在这里接受劳动改造和锻炼的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那满墙的大字报有各种各样的字体，各色各样的风格，说干脆一点，这分明是显摆呀，尤其是那些黑板报、墙报、专刊更令人叫绝，颜体、柳体、魏碑、隶书等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更叫大海目瞪口呆的是那幅用空心字体书写的行书毛主席那首《沁园春·雪》诗词，风格大气磅礴，雄浑刚健，潇洒飘逸，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从全篇谋局，疏密空白，到笔画粗细变幻，大小错落有致；再配于白底黑线，一眼望去犹如一幅木刻，又恰似一幅浮雕，是一幅美轮美奂的绝世佳作。

大海这个从未走出过方圆百里的放牛娃子，仿佛置身于艺术的殿堂。真有点诚惶诚恐、晕晕乎乎的感觉。对一个有着十分强烈求知欲望的青少年来说，发现有这样一处求知学艺的好地方，真是喜出望外、欣喜若狂了。甚至连晚上做梦都想到这里“偷”点什么。曾几次大海想下手撕扯只字片纸下来，但终碍于人多眼杂，迟迟未敢下手。因为多次错失良机，一直懊悔不已。今天，大海下定决心不能再次错过机会，他望着社员们渐渐离去的背影，四周环顾了一下，地里的晚稻早已收割进库了，一片空荡荡，偷盗之人也无藏身之处。他庆幸自己可以放心去“偷”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他迅速拎起筐胡乱丢了一些红薯，装扮成卖红薯的老乡，大约用了一袋烟的工夫，就溜进不远处的干校。大海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刚好在午休，整个大院静悄悄的。大海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快步走到墙报专栏前随手翻阅起来。大海运气真好，这期墙报是为国庆二十一周年出的专刊，篇数多，内容丰富，体裁广，风格各异，美不尽收：有抒情散文，学习心得体会；有诗词格律，甚至还有小剧本；有用钢笔书写的文稿，有用圆珠笔或毛笔写的蝇头小楷、行草，用蘸水笔

书写的文稿则更具特色。每叠文稿多则十几页，少则也有五六页，排列整齐地粘贴在墙上。大海边翻边扯，一时性起，竟顺手撕了三十多份文稿下来丢进了筐里。大海还想再撕，无奈起床铃响起，不得不走。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有可能担风险的，大海不敢久留，一眨眼溜了出来，再一转身一溜烟跑回了红薯地。

大海自己也感到有点滑稽可笑，本来自己就是留守看地以防盗贼偷薯，可现在自己却反而成了“盗贼”。常言道：“窃书不算偷。”何况自己偷的还是粘贴在墙上的文稿纸，那根本就不能算是书了。想到这里，大海也不觉得难堪尴尬了，反倒有点心安理得。大海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边整理一边欣赏，心里甜滋滋的。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感到饥肠辘辘，他想吃几根生红薯充饥，便随手挑了两根新鲜红皮白心红薯径直走向湖边去洗刷粘泥。大海刚走到岸边，猛然发现离他不远处湖里面似乎有两个小孩一沉一浮在水中挣扎拍打。

不好！有人溺水！大海迅速作出判断，飞奔过去立即跳进湖里拼命划去。幸好小孩落水处离岸边只有十来米远，大海一手挟一个小孩，踩着水费劲地把小孩拽上了岸，自己也瘫倒在地。大海望着两个奄奄一息的孩子，一阵恐慌袭来，人命关天，耽误不得。大海迅速背起大的，怀里抱着小的，拼着吃奶的力气，跌跌撞撞奔进了干校医务所。

经过大夫们紧急抢救，两个孩子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这两个孩子就是十岁的子涵和五岁的子柏姐弟。大海救人的事迹一下子在干校传开了。干校领导还亲切接见了他们，表示要把他的事迹上报予以表彰。湖江生产队更为出了这位救人英雄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仿佛一下子觉得比邻村生产队要高出半个头，人们个个昂首阔

步，抬头挺胸，真像多分到了两个月口粮般兴奋。大海也一直处于极度亢奋中，晚上母亲还特地为他炖了两个酒酿荷包蛋慰劳，全家人也跟着沾光，吃了一顿净白米干饭。

不知什么时候，一轮明月早已挂上树梢。黑色的夜空繁星点点，偶尔一二颗流星划破黑幔般的帷幕，带着闪亮的尾巴闪电般地重新坠入了无边的天际。房内的灯火时隐时现，从树隙竹缝里向外透着微弱的光；源江夜航的轮船汽笛声穿过重重夜幕，不时飘荡在空旷的田野里，几阵犬声更显乡村夜晚的宁静和安详。

大海一点睡意也没有，他把今天中午“偷”来的文稿全部散摊在床上，借着微弱的灯光分门别类逐一重新整理。大海家里并不宽裕，但他却勤奋好学，还绞尽脑汁，挖空心思搜集到不少书籍，其中还有他当民兵时，参加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家，顺手牵羊私藏下来的书籍。家里根本无钱给他添置一张书桌或半只书橱，所有的书籍资料只能堆在床上。他那所谓的书桌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简单不过的了——在床对面两根入地的木桩上面搁几块木板。尽管条件如此艰苦简陋，但却丝毫不减大海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和热情。他就像一块干海绵，只要有水浇上去都尽情地吸纳。大海今夜无眠。

大海救人的英雄事迹并没有像人们预先所想的那样风光和轰动，几乎是毫无声息地平静下来了。据小道消息说大海做对了事，但救错了人。这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因为大海救的两个小孩不属于红五类的后代，而是黑五类分子的狗崽子，不宜过分宣传，也不太好宣传。宣传部门担心把握不住尺度犯错误，处在尴尬两难的境地，只好无奈地低调处理。大海及大海家根本没有想通过这件事得到或改变些什么。许多好心人为大海提出种种假设：假如救的是高干子女，是现职领导的子女等等，又会有怎样的结果。

生活就是生活，现实就是现实，在湖江村人的心里，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假设”和“或许”，人们照样抬头望天，低头看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顺其自然，悠闲自得，安宁平和，淳朴厚重得就像他们脚下这片古老的红土地一样。历史就这样年复一年在这片古老的红土地上沉淀和升华，民风就这样一代一代在这片古老的红土地上传承和熏陶，心灵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在这片古老的红土地上得到净化和洗礼。

初冬的夜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停下来。太阳好不容易从厚厚的云层刚刚露出脸来，又像害羞的姑娘似的急忙躲了起来，且迟迟不肯再出来了。天际边沿的云层慢慢变黑变浓，向天空的中央蚕食而来；大地、原野在灰蒙蒙云层的笼罩下显得十分沉重，一时半晌，天是不会放晴了。

大海很庆幸，应该说是十分渴望有这样的天气。只有这样，才可以不上工了，他正好利用这个空闲时间静静地读书或练练书法。

大海没有书桌，只好利用放在堂屋的大圆饭桌作为书案。他小心翼翼地把那些连自己也弄不清楚从哪里找来的皱巴巴的旧报纸铺摊在桌面上，买不起墨汁就用家里冬天烤火的木炭研成细末兑水当墨汁。大海的母亲正聚精会神在箩筐里挑选明年的花生种；大海的一大堆弟妹，有的在织毛衣，有的在纳鞋底，有说有笑，一家子虽然过得清贫，倒也其乐融融。这不由令人想起《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古今中外，无不例外。把那前半句话搁在大海家里再恰当不过了。

家里的大黄狗一阵叫声，把沉浸在无限亲情氛围中的大海一家惊醒。抬头望去，院门外好像是一家人，一对夫妇和两个儿女，共

撑着两把雨伞，神色凝重，小心翼翼地在外站着不敢进门。家里人都明白，是被救孩子的父母登门致谢来了。

不错，来的正是孩子的父母。大海、母亲及弟妹拿出客家人惯有的好客、大方、热情，冒雨跑到院门把那家人簇拥到堂屋，请坐、上茶忙得不亦乐乎，像是迎接久别的亲戚一样。大海家人的热情一下子就打消了那家人的顾虑，反而让他们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融洽、随和、自在的氛围顿时充满整个堂屋，大家像老朋友一样有说有笑，围了一大圆桌。大海母亲更是不折不扣地完全按照客家人当地风俗，给初次上门拜访的客人每位蒸一碗酒酿蛋以表诚意。

两家人的初次见面就这样自然朴素、无拘无束地开始了。大海的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却精明能干，心灵手巧，爱憎分明；母亲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乐善好施，加上泼辣无畏，敢于担当的秉性，使她在湖江村女人堆里颇有影响和号召力，为此得了“辣婆”这个绰号。她用手指敲了敲桌子，这是模仿老队长开会前的样子，开口道：“大兄弟，大妹子，我先把我们家的情况讲一下，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贫农，我自己是童养媳出身，祖祖辈辈都种田，历史清清白白，社会关系也很简单；我家的所有亲戚也包括他们的亲戚都是贫下中农，干净得很，没什么问题。谁也找不到什么理由整我们，你们放心好了。”大海的母亲停了下来，眼睛扫了一下围坐在身边的几个孩子一眼，接着说，“我有六个孩子，最大就是他，”母亲指了一下大海，“他下面我一连生了四个丫头片子和一个小崽子。”大海的母亲随即又用手指像鸡子啄米似的逐一点起来，“大凤、二凤、三凤、小凤、还有小龙……哦，还有孩子他爸，今天下雨开不了工，他是生产队的小会计，去大队部开会了不在家，好了，我说完了。”大海的母亲又补充道，“我们家是一海四凤一条龙，走遍天下

都难寻。”大海母亲的打诨俏皮话引得大家扑哧一声哄笑起来。

大海母亲微笑着对这对夫妇点点下颌，意思是说：该你们了。这对夫妇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乡村僻野会遇到一个这样能说会道的中年妇女，她讲话简明扼要，清晰透彻，顺言顺语一溜儿把该说要讲的、意思需隐匿的都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同时他们也被这位乡村大嫂真诚、坦荡、直率、豁达的胸襟折服，更为在逆境中能与这样的家庭相遇相识而感到十分庆幸和欣慰。

被救孩子的父亲是一位英俊高大的男人，他一米八几的个头儿，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看上去无疑有着外国血统的印痕，只是有些微微谢顶而稍显老气，闪闪发光的脑门儿更折射出他的智慧、成熟和稳重。孩子的母亲是一个美人坯子，修长的身材凹凸有致，秀美的脸庞上架了一副黑边框眼镜，更添几分贤淑静雅，造物主真是太偏爱这一对儿了。孩子父亲双手十指交叉搁在桌上，扬了扬头，略微停顿了一下，用他那浑厚极富磁性的男中音缓缓道来：“大嫂，我叫欧阳兴国，我爱人叫柳墨予，我俩都是一九五三年的归国华侨。说起来我和墨予家也算是从贫苦家庭出来的，我们的爷爷辈迫于生计才到美国做劳工，受尽了外国人的欺凌和压榨，经过两代人千辛万苦的努力奋斗才置下了一点产业，积累了一点财富。我和墨予刚大学毕业，父亲就催我们赶快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没有在国外居住过的人根本体验不到，漂流在外的游子对家乡和祖国的思念向往是多么迫切诚挚。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爷爷临死前说‘要死也要回故乡去死’那悲恸痛苦的一幕。”他哽咽着，说不下去停了下来。

墨予用纤细的小手轻轻抚摸着他的手，似乎想减轻丈夫的一点悲伤。丈夫深情地望了一眼爱妻又接着说：“我们回国后很快分配

了工作，我是学航空动力专业的，分配在国家航空动力研究院做科研工作。三年后，国家在中西省里成立分院我又被下派到分院并担任院长职务。墨予擅长英文翻译，原先在国家外交部门从事翻译工作。五八年我俩结婚后才调到省外贸部门任翻译处处长职务。两年后我们的子涵出生了。”他十分欣慰地用手拍了拍依偎在自己身旁的女儿——这是一位眉目清秀的小姑娘，尤其是那双大眼睛扑闪闪地溜溜转更显水灵，实在讨人喜欢，“由于我们特殊的家庭背景和复杂的海外关系，有人怀疑我们回国的动机，诬陷我们是国外反动势力派遣回来的间谍，目的是窃取国家机密情报，甚至有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把我们几年来与国外同行技术交流的往返邮件提供出来作为证据。造反派夺权后，我们都被停职靠边站了，必须老老实实接受审查。审来审去也不曾有什么证据，最后下不了台，又说即使没有罪也有错，罗列了什么崇洋媚外、搞独立王国等一大堆罪名。这不，我被下放到这里接受劳动改造已快满一年了，墨予也被隔离审查在单位做勤杂工。”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大海一家也为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愤愤不平。大海母亲是个急性子，再也按捺不住，倏地站了起来，说：“大兄弟呀，也不要太往心里去，心中无冷病，大胆吃西瓜。不做亏心事怕个屁。你们那里的造反派也和这里的造反派差不多吧，都是些什么人？我们邻村那个二秃子从小就偷鸡摸狗，那年偷我们生产队的甘蔗被我逮着了，被我狠狠揍了几下屁股。现在可好了，靠造反打人还当上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呢！这班人什么狗屁也不懂，我看我们国家也不会让他们折腾太久，这样下去还得了呀？”

大海母亲的一番话着实让墨予感动和欣慰。这几年来，身边的人都将他们当作坏人来看待，受尽了歧视羞辱，就连平时走得比较

亲近的人迫于种种压力和顾虑，都敬而远之。一家人处在一个与社会隔而不围，没有欢乐，没有生气的狭小环境中过日子。更让他们心碎的是两个孩子，子柏还未上学，子涵虽然在学校上学，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同学都不太和她亲近、玩耍、交流。原本聪明漂亮、活泼可爱的小姑娘越来越内向自闭。每当想到这些，墨予心中就涌起一股无比内疚又无奈的酸楚，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如今面对这么好的一个大家庭，这么一个明白事理的好大姐，岂能不感动和信赖。墨予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美丽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大海的母亲，用她那清脆又动听的声音接过孩子他爸的话茬儿：“兴国下到干校快一年了，我们也没有得到准许探望，前些日子，兴国的老领导从北京下来到省城检查工作问起了兴国的事，在老领导的关心和斡旋下我们才有这次机会。我们是前天从省城赶到这里的，昨天早晨兴国被派到外面很远的地方去割猪草，午饭后，我怕兴国太累就去替他打扫猪圈，把两个孩子留在工棚宿舍里玩耍。也许是小孩第一次到乡下，一切都觉得新奇，尤其是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湖，还以为是海呢，姐弟俩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跑到湖边来了。傍晚我刚打好猪圈，兴国割猪草刚回来才知道他们姐弟俩出了意外。大姐，这次多亏了你家大海呀，否则我和兴国将无法继续活下去。”说着说着，墨予眼里又流下泪水。

泪水从墨予宽边眼镜框后流到了她清秀的脸庞上，她轻轻摘下眼镜，用一块印有白花的小手绢小心擦拭着镜片，懂事的子涵连忙用白嫩的小手帮母亲抹去脸上的泪水。母女情深，这一幕让大海和妹妹们的眼睛红了。墨予重新戴好眼镜，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钱包，显得十分羞涩，怯生生地小声说：“大姐，由于我们的特殊情况，这次要让你家大海受委屈了，这里面有几百块钱和几十斤